



周作人自编文集

自己的园地

周作人 著

止庵 校订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自己的园地

周作人自编文集

周作人 著

止庵 校订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自己的园地/周作人著;止庵校订. 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.9
(周作人自编文集)
ISBN 7-5434-4395-3

I. 自... II. ①周...②止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8892 号

丛 书 名	周作人自编文集
书 名	自己的园地
作 者	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
责任编辑	孟保青
装帧设计	张志伟
出版发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6.875
字 数	137 千字
印 数	4001—9000
版 次	2002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34-4395-3/I·646
定 价	10.4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关于《自己的园地》

止庵

《自己的园地》有两个版本。其一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北京晨报社出版，为“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”，该年八月一日周作人日记所说：“编杂文集至下午大致完了。”即指此书；其二一九二七年二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，如《小引》所云，系作者“重加编订”的本子。晨报本包括三部分，除“自己的园地”和“绿洲”外，还有杂文二十篇，即《文艺批评杂话》，《地方与文艺》，《三个文学家的纪念》，《诗人席烈的百年忌》，《森鸥外博士》，《有岛武郎》，《日本的讽刺诗》，《希腊的小诗》，《儿童的文学》，《吕坤的演小儿语》，《读童谣大观》，《读各省童谣集》，《送爱罗先珂君》，《怀爱罗先珂君》，《再送爱罗先珂君》，《怀旧》，《怀旧之二》，《学校生活的一页》，《山中杂信》，《夏夜梦》，《娱园》和《寻路的人》（此篇并作为“代跋”）。北新本删去杂文部分，另加入“茶话”一辑。所删杂文除已选进《雨天

的书》者外，后分别编入《泽泻集》、《谈龙集》、《谈虎集》、《艺术与生活》和《过去的生命》等集子中。北新本新添一篇《小引》，所删去之《旧序》后收入《苦雨斋序跋文》。较之晨报本，北新本更其整齐。其中“自己的园地”和“绿洲”原系作者在《晨报副镌》所开专栏，前者作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十月；后者作于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七月，均是《雨天的书》主要部分之前的作品。“茶话”则是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《语丝》上发表的系列文章，写在《雨天的书》编订之后。

以内容论，“自己的园地”和“绿洲”更接近于文艺批评（虽然作者在《旧序》中说：“并不是什么批评，”但这主要是从行文态度和文体上来强调的），“茶话”则与《雨天的书》仿佛，似应算作那一类“杂感随笔”。也可以把“绿洲”视为向《雨天的书》写法的一种过渡，其中趣味的分子似乎偏重一些，而“自己的园地”则更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此一阶段的文艺思想。“绿洲”小引有云：“偶然也有一两小时可以闲散的看书，而且所看的书里也偶然有一种觉得颇惬心目，”实际上代表一种特殊的切入点，为周氏此后的随笔创作多所沿袭。

作者后来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，说一共可以分作三节，“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，写批评文章，”（《书房一角·原序》）大概即从写“自己的园地”算起。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，则如阿英《周作人的小品文》所说：“‘自己

的园地’一辑，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，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‘学衡派’批评家的封建思想，《沉沦》《情诗》二评，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，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。”此辑问世于《艺术与生活》主要部分之后，周氏后来在《艺术与生活·自序》中所强调的思想变化情况，在这里已经显现出来。可以说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，到此时遂告完善。这一理论有两个前提，一是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，一是承认创作的个人价值。二者是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文学是独立的，所以才是文学的；因为创作是个人的，所以才是人类的。这与从前在《艺术与生活》中所提倡的“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”不无出入。从这样的前提出发，他建立起一种宽容的批评观，其要旨又包括尊重创作自由和反对思想统一两个方面。针对有关《沉沦》和《蕙的风》的批评的批评，即是具体的应用范例。从前在《艺术与生活》中宣传过“平民的文学”，现在也有所修正，提出“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，再加以贵族的洗礼”，意义同样重大。周氏不仅看到社会心理或群众心理庸俗的一面，更发觉了其危险的一面。他说：“君师的统一思想，定于一尊，固然应该反对；民众的统一思想，定于一尊，也是应该反对的。”（《诗的效用》）后一方面乃是作者独具慧眼之处。后来虽然“文学小店”关门，上述宽容思想和自由意识（对任何统一思想倾向的抵制），周氏却几乎保持了一生。

文学批评对周作人来说只是一个阶段的工作。一九二五年写《雨天的书·元旦试笔》有云：“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‘自己的园地’，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，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。……目下还是老实自认是一个素人，把‘文学家’的招牌收藏起来。”即是针对“自己的园地”而言。后来在《知堂回想录》中说：“关于文学的迷信，自己以为是懂得文艺的，这在‘自己的园地’的时代正是顶热闹，一直等到自己觉悟对于文学的无知，宣告文学店关门，这才告一结束。”（《文学与宗教》）

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三月第十版整理出版。原书目录七页，小引一页，正文二百七十八页，其中包括插图五页，即日本铁鐔，竹久梦二画小孩，克路轩克画“小妖与鞋匠”，塞文狄斯画像和萨福画像。



目 录

小引	(1)
----------	-----

自己的园地

一 自己的园地	(5)
二 文艺上的宽容	(8)
三 国粹与欧化	(11)
四 贵族的与平民的	(14)
五 诗的效用	(17)
六 古文学	(21)
七 文艺的统一	(24)
八 文艺上的异物	(27)
九 神话与传说	(31)
十 歌谣	(35)
十一 谜语	(39)
十二 论小诗	(43)

十三	情诗	(50)
十四	阿丽思漫游奇境记	(54)
十五	沉沦	(58)
十六	王尔德童话	(63)
十七	你往何处去	(67)
十八	魔侠传	(70)

绿州

一	谭百姿	(77)
二	法布耳昆虫记	(79)
三	猥亵论	(82)
四	文学与道德	(86)
五	歌咏儿童的文学	(94)
六	俺的春天	(98)
七	儿童剧	(102)
八	玩具	(105)
九	儿童的书	(108)
十	镜花缘	(112)
十一	旧梦	(115)
十二	世界语读本	(118)
十三	结婚的爱	(121)
十四	爱的创作	(125)
十五	梦	(129)

茶话

一	抱犊固的传说	(135)
二	永乐圣旨	(138)
三	保越录	(140)
四	芳町	(142)
五	蛮女的情歌	(144)
六	艳歌选	(146)
七	明译伊索寓言	(149)
八	再关于伊索	(152)
九	遵主圣范	(154)

附

	再论遵主圣范译本(陈垣)	(157)
	三论遵主圣范译本(张若谷)	(163)
十	塞文狄斯	(166)
十一	和魂汉才	(169)
十二	回丧与买水	(171)
十三	约翰巴耳	(173)
十四	花煞	(175)

附

	结婚与死(顺风)	(177)
十五	爆竹	(181)
十六	心中	(184)
十七	希腊女诗人	(190)
十八	马琴日记抄	(194)

十九	牧神之恐怖	(197)
二十	文人之娼妓观	(199)
二一	菱角	(202)
二二	疟鬼	(205)
二三	耍货	(207)



小 引

《自己的园地》原系一九二三年所编成，内含《自己的园地》十八篇，《绿洲》十五篇，杂文二十篇。今重加编订，留存《自己的园地》及《绿洲》这两部分，将杂文完全除去，加上《茶话》二十三篇，共计五十六篇，仍总称《自己的园地》。插画五页，除《小妖与鞋匠》系旧图外，其余均系新换。原有杂文中，有五篇已编入《雨天的书》，尚有拟留的五篇当收入《谈虎集》内。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，周作人记。

自己的园地

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十月





一 自己的园地

在一百五十年前，法国的福禄特尔做了一本小说《亢迭特》(Candide)，叙述人世的苦难，嘲笑“全舌博士”的乐天哲学。亢迭特与他的老师全舌博士经了许多忧患，终于在土耳其的一角里住下，种园过活，才能得到安住。亢迭特对于全舌博士的始终不渝的乐天说，下结论道，“这些都是很好，但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”。这句格言现在已经是“脍炙人口”，意思也很明白，不必再等我下什么注脚。但是我现在把他抄来，却有一点别的意思。所谓自己的园地，本来是范围很宽，并不限于某一种：种果蔬也罢，种药材也罢，——种蔷薇地丁也罢，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，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，用了力量去耕种，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。在这平淡无奇的说话中间，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，只是在于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，与种果蔬药材，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。

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，这是要在先声明的。我并非厌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，——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都是必要；实在是小半由于没有这样的材能，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，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。但我对于这个选择并不后悔，并不惭愧地面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。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，去种蔷薇地丁，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，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，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，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，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，——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，那便是白痴的，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，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。倘若用了什么名义，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，——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，——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，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。

有人说道，据你所说，那么你所主张的文艺，一定是人生派的艺术了。泛称人生派的艺术，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，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“为人生的艺术”的，对于这个我却有一点意见。“为艺术的艺术”将艺术与人生分离，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，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，固然不很妥当；“为人生的艺术”以艺术附属于人生，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，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？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，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，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？“为人生”——于人生有实利，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，但并非唯一的职务。总之艺术是独立的，却又原来是人性的，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，又不必使他服侍